

柳文

自  
至  
十二  
十六

16  
2627  
3



門 16  
號 2627  
卷 3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二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墓前開道曰神道書言五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  
 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  
 繁其辭繁一作繫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  
 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  
 高祖諱楷隋刺濟房蘭廓四州曾伯祖諱真施隸切字  
 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  
 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于



河許颺音陽又餘亮切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

之辭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內而

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

夫人戴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間去聲深處以修

業作避暑賦合群從弟子姓講春秋左氏易王氏王

所注行行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遐世無

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

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卒與流

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

致禮加焉季主父六合君忤貴臣忤音誤逆也死於吏舍

猶鞫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十里告于上由是貸

其問既而以為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罹

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

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

軍尚父汾陽王郭子義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

倉曹參軍為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為

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楨音貞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

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左傳晉文公殺顛頤祁瞞

能用刑矣三罪而民服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為晉州

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

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垂  
 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箠而無以奪焉以為自下  
 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耻調  
 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為士者  
 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為太常博士常袞為吏部先君固  
 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為  
 宣城四年作閩鄉令閩音聞又音民 珉弘農鄉名考績皆最吏人  
 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為鄂岳沔都團練判  
 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  
 登朝為直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讎

貞元四年陝虢觀察使盧岳卒岳妻分貲不及妾子  
 妾訴之中丞盧侶欲重妾罪待御史穆贊不聽侶與  
 實參共誣贊有擊登聞鼓以聞於上上命先君摠三  
 司以聽理詔殿中侍御史柳鎮與刑部員外郎李觀大理卿楊瑀為三司覆治無之至則  
 平反之反音翻為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實參為長者不  
 敢懷私以請間音閑謂盧侶為御史之長群冤獲宥邪黨側目封  
 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中他  
謂終為貶夔州司馬作鷹鷂詩居三年醜類就殛元貞  
八年實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為心疾惡不懼先君  
參得罪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請去至藍田訣曰吾  
 且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

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  
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  
是故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是歲  
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  
葬于萬年縣栖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書  
郎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  
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  
有全德為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  
箴識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為表式鎮二女  
長適崔

簡次道  
裴瑾

太夫人既受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大上皇后

于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為永州司馬奉侍温清未  
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  
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  
于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  
食天殛荐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耐罪  
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  
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  
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

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為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貶為復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為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為京兆河南尹御史

大夫善舉職為邪險構扇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為

大官有土地入為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為相有牆仞不

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為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厚寬碩大與物無忤音悟逆也為渭北節

度入為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憑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

疑以兵部郎中卒

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程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

贊為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後至宣池歛處置使

卒

質為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為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為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

其狀以故貶後為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

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姤出為刺史廢

痼卒廢一本作發

李鄴江夏人果檢自負疑然善為官為御史中丞京

兆尹鳳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為文

一本最字下有號字

以補闕修史侍皇

太子卒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為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詰訓為

給事中上方以為相會惑疾自刃廢痼卒

廢一本作發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

起居郎貶官卒

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為文口辯為給事中嘗論事由太

常少卿為刑部侍郎

李觀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為

三司者也其大理者曰楊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

為御史



宇文邕河南人有文謹慈人也為御史中丞齷齪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為刺史卒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為相出使辱命貶刺史復為義成軍節度卒

盧群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吳守誠擅決司洧水

既曰命群往詰之少誠聽命天子以為任事為義成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為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為長者

鄭餘慶滎陽人再為相始天下皆以為長者及為大官名益少今為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

中丞復由中丞為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益多猜忌防開妻妾

過為苛酷而有散灰局戶之譚時人謂之妬癡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

非其志復為尚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為尚書在宰相之

右今為徐泗節度紆有學術魯直魯愚鈍也為尚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為言者

虞富會稽人為郭尚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

賈弁古匪切長樂人善士也為校書郎卒

弟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

字當作孚。况羽切。商之冠名。禮記檀弓下篇曰。殷人孚而祭。於趙需

儒士無意義。今按柳文。段太尉逸事狀云。太尉為人。灼灼常低首拱手。灼灼然相樂也。今云趙需。作孚。諸韵云。冠名。恐亦自有訓和灼樂易義。

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莒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諛式至河南尹莒鄧州

刺史惟儉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以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忠義多所激發為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為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為中書舍人京兆尹張因其人舉詔策為長安尉願去官為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于貴幸以太常

柳文 卷之三  
為相罷居尚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屏棄永貞中召以為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為文學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為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並居集

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為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祕書少監

薛舟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積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群為右補闕贈給事中

贈文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為容州經略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為諫議大夫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二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

侍郎貶復為刺史

崔芑蒲紅切博陵人善言名理為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因不得位

辛暉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象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為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為宣自元均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為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背如右

東坡云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此記乃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邵太史云子厚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長可也反從而譏病之何也昭永州尚如此為尚書郎時可知退之云不自貴重蓋其資如此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為會葬人作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曾

王父某官王父某官皇考某官奕世餘慶叢而未稔  
 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為善者惑嗚呼哀哉  
 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恒常英風  
 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當職強毅游刃  
 立斷自少耽學頗工為文既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  
 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  
 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群士羨慕居數  
 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選擇貢士儒黨相賀庶  
 人觀禮秩滿渭北節度延為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  
 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喪主帥罷歸私室方將脫遺

紛埃退與道俱冲漠保神優柔隸儒四方聞風交馳

鵠書載筆乘輶音姚使者所乘又曰小車乃作參謀出入朔方陪

佐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耀

權略密勿潛機埋照完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

隣國是倣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頒給

軍食下無讎歛力驗切黔首休息月校歲會古外切莫不

如畫庫豐財美延而切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

度支管田副使分閩之寄叅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

義斷戎臣坐嘯公堂無事朝廷延首方待以位既而

祿不及伐冰政不獲專達周禮天官小事則專達謂得自上奏章以其

年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  
驥力中塗踈足踈鳥卧於既高鴻輕舉在雲墜翼

凡我所知哀慟無極本道節度尚書朗寧王張公張

震悼涕慕不任于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

監備凶禮賙賻甚厚賙撫鳳切賻死日行軍司馬侍

御史韋重規等匍匐救助事用無闕丹旒素車歸于

上京撰期定宅莫有愆素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

會葬哀禮咸申克窆玄堂窆音殓掩坎廣輪季子

勤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君巢等相與琢石書

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耀文章司學

徒儒風揚自渭北佐朔方一作戎政閑黔首康冠惠

文柱後惠文法吏垂衣裳才不施天茫茫刊樂石石

者一作篆遺德一作延休烈垂憲則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為展氏

禽以食采為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

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

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從裕垂

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弘孝  
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傲柔有裕峻而能  
容介而能辯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  
雍睦莫有間言間去聲故宗黨歌之其在公也釋回措  
枉回邪也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秕音七故官府  
誦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  
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  
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  
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為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  
卽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

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  
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畧也  
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周禮匪頒注匪分也會計明白  
嗚呼分閫委政繫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  
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  
在景子唐諱丙字以景字代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于私館  
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冢  
姪某等抱孤卽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于京師以  
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  
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髫音迢小兒垂髮呱

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子即

厚之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

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

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貞元

九年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禮及不克終

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

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

輿公入世祖方輿公諱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

為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為述德之道不

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為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

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

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吳興守柳惲當官

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

如衛太史衛太史柳莊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

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士師諱

也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

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

其志故罔極之癘仍集焉朴魯甚駭語駭不能文字

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

不能文故叙而終焉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  
 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  
 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  
 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  
 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  
 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所介切滅也壤樹出檀弓篇謂封壤種樹皆如  
 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為太廟齋郎更許昌陽  
 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為弘農二年推其誠  
 心裕于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

人不札夫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洽于大和事  
 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  
 于下邑命為吏部尚書郎使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  
 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  
 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以其素廉家之蓄  
 不足以充凶事遂殯于是邑仍會危難至于今乃克  
 返葬孤某嘗為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  
 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王簿迴智  
 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  
 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于號舉弘農君之喪

咸至于墓窆焉既窆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  
 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  
 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  
 食殺所切寒妻子飢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為旅  
 人徒跣萬里跣蘇典切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  
 慕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  
 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  
 為已師聞惡若已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

觚竹簡牘木札也

操觚牘

觚音孤竹簡牘音讀木板

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

麗知之者以為為工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

撰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

統好文者以為為工讀書不廢蚤夜以專故得上氣病

臚張奔逆

臚凌如切音間皮也一日傳也臚每作害知亮切腹大也廣韻注臚前曰臚

每作害

寢食難俯仰時少間又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

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為進士凡業成十

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

始得召為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瘡寒數日

良已又從謁雨雷塘神所

柳州有山兩崖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雨

柳文 卷之十二

變見有光昌黎集有雷塘祭雨文

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而一作臥也絕句臥

至且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  
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  
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二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三

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  
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零陵佛寺  
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  
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  
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  
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太僕徙播腐土醫巫藥膳之不  
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

子為世大德云

也又今無適主以塋適音的天地有窮此寃無窮既舉  
塋綱綱直忍切索也猶以不孝之辭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  
嘗遠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  
七歲適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  
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  
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  
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  
而盡知之無遺者其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  
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  
禮圖史及剪製綵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先君之

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數千里之外必  
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如臣事君  
下已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已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  
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  
君將改塋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太故  
及焉謂父鎮卒不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祗奉教曰汝忘大  
事乎吾家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  
焉苟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為郡州孫曰承貞元年有公賤即州刺史又喜曰吾願得矣  
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群臣以宗  
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

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  
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蓋前惡  
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常  
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王子婦七  
歲而不果娶窮微告甲切人多疾殃炎暑焯蒸焯呼  
本黑各切火熱也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詎視無所問藥石  
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遭大罰天乎神乎  
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為禍為逆又頑狠而不得  
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  
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繫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

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窮天下  
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  
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辯族氏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贊皇縣名屬趙

州晉李楷徙居常山有五子散居巷東為東祖芬與敬為兩祖輯與晃稱南祖祖某為某官  
父冲為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嶷然殊異及笄音稽說文

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  
害其和特善女工翦製之事又能為雅琴秦聲操縵  
之具操七刀切縵未旦切禮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操縵雅聲也婦道既備宜為

君子之配偶焉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  
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  
清池府君諱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  
曰常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自中書  
以上爲宰相四世噫我伯祖以宗胄碩大而濟其德  
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脩其禮範合一姓以承先祖  
爲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光家道甚宜  
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而反于淮潁  
音虎水涯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誠  
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已

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  
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  
終于宣州旌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爲  
楊子丞疾痺癢痼而沒太原王紆今爲右補闕潁川  
陳萇爲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  
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  
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  
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歛至于大歛比及  
塋則二壻實祭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緘  
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塋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

樓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卽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姑合以為斯志以從入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塋于我志于我故叙柳氏為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沉幽光是年歲星在大梁六月日月會于鶉

夙淪夫子嗣又喪平聲轉幃不復岷之陽轉此見切或作舊轉

兆靈趾樓鳳里良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反此

子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烏子風俗通曰漢有青烏子善數術

唐藝文志卷二卷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逆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筭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撰擇僚案撰息死切謂我文學掾仲父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冲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於長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穉在抱委纒就位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繼緜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衰門

薄祐神道不相顧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棄於是月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於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介婦坎婦也出禮記內則謹飭不怠以至此命也既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

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基月而殞寔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以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陳君乃上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樓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日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慙而文願以爲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爲也長無恨矣嗚呼貴不



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為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為徐州長史。祖諱某。為清池令。考諱某。為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塋。良人博陵崔氏為之誌。崔簡字子敬凡歸于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筭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

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美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教告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給以疾告。給音息上聲。欺也。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絲書為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為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為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天有知者耶。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

氏婦字封叔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  
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子厚孰謂天可問耶嗚呼痛  
其甚歟遂濡血以書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  
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  
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  
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邗家克生賢女以  
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  
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

君諱積業之以貞直以至于今金吾府君諱儼用純  
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  
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  
如也其為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  
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  
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  
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盥酪頓踴叫  
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筭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  
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為妻道也貞  
順之宜恒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懣之

色懷音致恨也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

正其為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行甚備常

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為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

眇滌濯羞簞簞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

其孝于裴氏之門一作移其孝于兄公女公而以睦于冢婦介婦

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

也嗚呼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

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

官為參軍事不及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占

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

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已其家老長妾臧

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

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

立氣給以少間故二稚未初親切小貌駁齒良人在遠不

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

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

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

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

而殯魂氣無不之也次日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天因

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媪以虞水火

媪烏老切  
女老也

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於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為之志毒痛憑塞畧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疑楊疑之兄曰憑為禮部郎中代濟仁孝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

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媪傳以告媪音保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於我柔日既卜禮記內事用柔日乃歸於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髻雅好言髻音迢始于善謔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嘗怵惕

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  
况又通家愛之如已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  
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左傳昭公  
七年孟摯之足不良能行注跛也未三歲孕而不育厥疾增甚明年  
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十  
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  
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  
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  
乎衰門多豐許慎切音上夫無祐故自辛未逮于茲  
歲累服齊斬齊音咨謂繼纏哀酷其間冠衣純采純采之

允切緣也曲禮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暮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  
夫人之壽歟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  
五日庚午克塋于萬年縣栖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  
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為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婉淑姿婉音宛晚音晚又音免順也鏘翔令容委窮塵兮佳城鬱鬱閉白日兮之死  
同穴歸此室兮子厚自謂異時與之合塋

下塋女子墓塋記

禮八歲至十一為下塋十二歲至十五為中塋十六歲至十九為上塋

下塋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

佛我依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尼號  
之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  
微也故為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為成人者然卒天  
歛以緇褐銘用塋甍甫歷切塋零陵東郭門外第廿一岡  
之西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  
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延陵季子塋子曰骨肉歸  
復于土命也若鬼氣則無  
不之也

小姪女墓塋記

字為雅氏為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元是日

塋東岡首生而惠命則天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  
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

誌文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王有明德世紹顯懿至于  
唐有文昭者為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慎言為  
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夫人之父也夫  
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府君舉明經授  
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  
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

人生二子長曰彛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  
 亮有文武之用貞先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諸后凡  
 十有八載戲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弃萬姓  
 德宗嗣皇承大位順宗公居禁中王叔文計謀定命有扶翼  
 經緯之績由蘇州司功參軍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  
 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戶  
 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開塞有和鈞肅給之効內  
 贊謨畫一作謀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  
 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  
 六月二十日也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

者臨問其家賻以布帛嗚呼夫火之在女氏也貞順  
 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祗敬以承上嚴肅  
 以莅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  
 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  
 于天下為天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  
 門既壽而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  
 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祔  
 于真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  
 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

若若紫綬前漢綬若若耶榮於高堂惟昔孟氏號

為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雋不疑母懿懿夫人惟

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龜閱此顯魂勒

石垂休永永萬年

公附叔文故此銘極所稱道時貞元二十一年秋也八月而憲宗立叔文敗公亦相繼貶黜豈公作文時猶未悟耶其後與許孟容書謂是時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公亦悔所不及矣韓文公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誠有當於公之心哉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為朗州員外司戶

河東薛異妻二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

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為娛始簡

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元和七年

簡卒於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子厚自謂歸

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恩其故他姬子雜已子

造次莫能辨無伎忌之行伎之致功害也無犯逆之氣逆音忤

也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隣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

八日既乳也產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暮

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

月日柩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



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更大赦方北遷  
而其室已禍巽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  
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  
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驊祖曰某官鯢唐興中書令  
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  
曰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  
某實後子銘曰

翼翼仁師崔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  
中缺曾玄不績簡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二女八我  
之出仍禍六稔數存如沒冥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

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聞臧獲以度推仁撫庶孩不  
異憐尤公是怙公一作子夫屬忻然髮髻峩峩髮音被髻也髻音弟  
邊豆惟嘉烝嘗賓燕其羞孔多有苾有嚴神饗斯何  
奚仲仲虺胡祐不遐奚仲虺封于薛十二世孫仲虺為湯左相高曾祖考  
胡嘏之訛淑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塋未  
種以俟禮也其族系如其人之誌塋用元和十四年  
月日塋音朋又通鄧切舉塋下土也子某為石刻而納諸壙

馬氏女雷五塋誌

塋禮謂封固官之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惠異甚凡事絲纈音曠不類人所為者余觀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脩嚴恒若簪珠璣衣統縠統音九寥然不易為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三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為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堂巧我惠我惠一作慧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葬一作於墓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閱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為砂書玄塋追而納諸墓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三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行音杭范氏中行志益大合韓魏

圍趙水晉陽決晉水灌之也水一作于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

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

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若汝也曰臣始漁於河

中漁於海今王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

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鱖鱣鯪者魴音沙鱣似曰

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

切鱣知連切音  
魴鱣於憲切

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鮪音夫鮪之

來也從鮪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

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螭音及

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禿翼鱗音者魚顛倒頓踣音

順流而下宛委冒憤環坻叙而不能出坻音一曰小

渚叙音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

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

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碣音求大鯨焉臣之具

未及施見大鯨驅群蛟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

海簸掉巨島都皓切水中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啜

悅切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感於碣石槁焉嚮之

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

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

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

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

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

卿嘗裂而食之矣王智伯五卿謂是無異鮒鱣鱸

鯁也鮒音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

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

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韓趙又裂而

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剝其腸斷其首而弃之鯢鮪

遺胤鯢音昆鮪音而魚子也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

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

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

為群鯨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

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王之威於晉陽

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傲魚到切以為威在杙俎之上方

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晉語

智宣子將以珪為後智果諫不聽果遂別族於太史為輔後韓魏趙共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段規

怨深而造謀國語智襄子宴於藍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及晉陽之難段規首難而殺

伯智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音寒丹趙所都鬣

摧於安邑曾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

大陸為羸薨羸與解同薨音稿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

大懼不然王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

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

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

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中上聲屯徒渾切聚

也嘔於口切泄音薛藏石走瀨連艦糜解艦音盧船頭也有魚焉鋸齒

鋒尾而獸蹄是食入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

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

靡墊沒墊丁念切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

掎汨泥淖掎舉綺切偏引也汨音骨又胡骨于筆二切淖女教切泥也撓混沙礫

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

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

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

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

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毛詩方之舟之注方拊也編木以渡

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

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

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

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

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攬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

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

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

用者宜適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二千餘里

不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

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闖丑禁切貌汝

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  
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  
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  
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  
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  
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音寒也姑  
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  
之鏖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  
異乎九衢以敗吾車行音杭太行山名險路也吾放而遊不知呂  
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呂梁在彭城水三十仞吾足蹈坎井

頭抵木石衝冒榛棘一作行僵作虺腸音易而不知怵惕  
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  
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  
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  
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集中有愚溪詩序云灌水之陽有溪東流入瀟  
水名冉溪余謫瀟水上改之為愚溪晁太史无  
咎取以附變騷其系曰宗元之所作亦對襄王  
問客難之義而託之神也然嘗論宗元固不愚  
夫安能使溪愚哉竭其智以近利而不獲既困  
矣而始曰我愚宗元之困豈愚罪耶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

筆斥逐余適將信子信宜箭切穀梁傳今余視子之

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信矣敢更以為賀平

聲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

者耶姑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

大會主上方以寬理入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

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

畫無所陳而辭比以為名蒙耻遇即戮以待不測

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惛惛然幸哉惛音思相切責也又

七才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

聖朝下無以秦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

續之不廢詩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佯音

音昌茫乎若升高以望濇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

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

怒甚乎裂背目匠也一作背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

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古人所甚惡惡於不情怒者可知笑者不可測子厚嘻笑甚裂背長歌過慟哭而感感之悲寄於浩浩蓋有齊人之風乎

### 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

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子也曰何哉曰杜兼為

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兼性浮險錄事參軍

皆以守職論事并兼密奏二人蓄貨足慾吾以為唐

構杭饗餐者亡以異構音壽杭音兀饗音然然而卒入

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

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且然

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二取焉吾聞兼

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腴日狀

其僚之過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

僚因揣恐以俟請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施施自得貌曰

刈君將我陳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

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

讒諛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

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為公且明耶或

者曰兼凶狡人也次殺以充已其為過章章者凡天

下兒童後闕

天對

今將楚詞天問逐段附入遇天問則低寫

於前遇天對則高寫於後仍入諸家音釋

覽者詳焉

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朱云遂往



也道言也上下天地也未有冥昭闇闇誰能極之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曹莫鄧切馮皮水切朱云冥幽昭明也言晝夜未分馮翼

以能窮極而知之乎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對本始之茫茫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智黑晰

耿往來屯屯智呼骨切說文從日象氣出形厖昧革

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柳文元注云穀梁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三合然

後生王逸以為天地人非也朱云陰也陽也天也

命焉者三以統同呼炎吹冷交錯而功也冷音零清

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圓謂天形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

無管以成沓陽而九沓達合切積也九運轅渾淪蒙

以圓號運轅或作轉輶渾音覓淪音倫未相離也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王逸云言天有九重誰始作

冥疑玄釐無功無作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馬於虔切天極謂南北極譬則車之軸也天之幹維繫於

何所而天之極何所加乎

鳥倏繫維乃糜身位無極之極濔滿非垠或形之加

孰取大焉倏戶衣切濔音莽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河崙言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

制

皇熙。豐。豐。胡。棟。胡。宇。宏。離。不。屬。焉。恃。夫。八。柱。宏一本作完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放。上聲。王逸云。東方。韓。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

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均。天。朱。云。即。所。謂。圓。則。九。重。者。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焉際乎天則

隅限多有誰知其數。隅。鳥。回。切。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王。逸。云。言。天。地。廣。大。隅。限。衆。多。

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情厥列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

折筭刻筵午施旁堅鞠明究厚自取十指籥之爲

焉以告汝。折。食。列。切。斷。也。筵。音。專。楚。人。結。草。折。竹。以。上。曰。筵。刻。音。琰。削。也。筵。音。廷。竹。筭。也。

午交午也。曛日入餘光也。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規燬魄淵。日月也。太虛是屬綦布萬熒。列星也。咸焉是託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汜。似。音。淮。南。子。日。出。于。湯。谷。于。蒙。汜。入。于。虞。淵。之。汜。

輻旋南畫軸奠于北就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

旁運惡有谷汜。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淮。南。子。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欠窮不可以聖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朱。云。夜。光。月。也。死。晦。也。育。生。也。

燬炎莫儷。謂。計。切。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

卯文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此問月有何利而顧望之  
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古今注兔口有缺博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

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知為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大厲疫鬼惠氣和氣也

怪瀰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應氣出行時局時縮

何有處鄉瀰莫爾切水貌又作泔音辰陰陽氣亂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明焉非闕晦兮非藏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朱本作載角亢東方星旦明也

孰且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繆音糾相纏結也廷其往切欺也亢音剛

不任汨鴻朱云汨音骨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

而行之朱云汨治也鯨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何不且小試而遽行其說

惟鮌謏謏隣聖而孽恒師瘞蒙乃尚其圮后惟師之

難贖頰使試鮌即鯨字拾遺記云夏鯨化為玄魚後人合為鮌字謏女交切瘞莫江切病也

鳴龜曳銜鮌何聽焉朱云傳說謂鯨死為鳴龜所食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

山夫何三年不施

朱云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刑侯此謂鯀囚羽山

盜煙息壤招帝震怒

煙音因塞也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

于羽郊招如字

元注音翹舉也

賦刑在下而投弃于羽方陟元子也

禹

以胤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鳴龜肆喙

存穢切

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

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蕩夫固不可以類

胙

躬覺步

胙作胙皮厚也覺必益切跋也橋楯勸陪音橋

超謂以鐵為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跌蹉也

音曳勞也陪

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

本

無宜儀

刑字

受是玄寶

禹錫

昏成厥孽昭生於德惟氏之

繼夫孰謀之式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行鴻下隕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朱云土之高者也

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有翼曰應龍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

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

春鍾究勤而期畫厥尾

音

本鍾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

音

傾音憑王逸云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顛頭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出天維絕地

圜音天廓大也天體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

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宋云錯七故切置也洿音戶

州錯富媪馬浩切后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庫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東窮歸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又環西

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燥踣燥一本作慘墳

也墟音畜黑剛土尚書注疏也滲渴而升滲所禁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

器運洩洩音悠水又何溢為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修長也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修長

南北順隳其衍幾何洪興祖云曠亦作播音安狹而長也王逸云衍廣大也

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崑崙縣圖其尻安在尻丘乃切崑崙山名其巔曰縣圖亦作玄圃

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崑本紀崑崙高三千

五百餘里水經云高萬一千里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蓬頭虎齒戴勝而處者王母也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增與層同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五千里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十洲記崑崙官積全為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淮南子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

清温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不革即是而門

西北辟啓何氣通焉辟通作開開也淮南子崑崙虛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暝爲夜

修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燎力照切首手又切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狂山凝凝凝疑二音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嚶嚶人名是達嚶火交切

人名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虬渠幽切有角曰龍無角曰虬

有虬蛟蛇不角不鱗媿夫玄熊相待以神媿於危切蛇余知切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虺許偉切惡蛇也儵作倏並音叔急疾貌

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莊子南海之帝爲倏

柳文

十一

十三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負丘之國身後死

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國人黑色壽不死注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

赤水飲之不老

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國語仲尼曰注苦氏之君

守封嶠之山者也注防風氏長三丈又穀梁傳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長狄身橫九畝

靡萍九衢泉華安居

泉麻之有子者

有萍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泉

山海經浮山有草馬

其葉如麻赤華即泉華也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靈或作一大或作骨巴蛇長百尋食象三年而出其骨

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三歲遺骨其修已號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玄趾三危皆山名

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

汗而僭謂不死

淮南子注漫汗不可知也

鯨魚何所遊堆馬處

鯨音陵一作陵魁音祈堆多同切

鯨魚人貌邇列姑射魁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射音亦

鯨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堆當為雀魁雀在號山如鷄虎爪食人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彈一本作彈一作彈者誤也柳云鳥當作鳥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

王

云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也又史記射

支左 大澤千里群鳥是解山海經曰大澤千里群鳥之所解朱云如柳說則別是一事如舊說為日中之鳥而借解羽二字以問於義亦通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孟山女而通

之于台系孟與塗同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

不同味而快鼯飽一本維作為一木嗜下有慾字一本快下有一字王逸云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與眾人同嗜慾苟欲快飽一朝之情乎

禹懲于績孟當孟婦取合孟當版離厥膚三門以不眠版

味未切膚毳皮也禹治水股無股二過其門而不入眠與視同卒燥中野民攸字攸暨一本中作于一本字

彼呱克臧也倕倕作夏倕音似獻后益于帝諄諄以

不命復為叟者曷戚曷孽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籍音菊窮也而無害厥

躬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孽孽一作孽一作孽並魚列

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捷克窮聖

庸夫孰克害扈侯古切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去益而歸啓於是

何后益作華而禹播降

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

珣珣巨志切休居以康食始不失胡往不道字下有

堅土也

十五

十五

十五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山海經夏后氏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注啓登天而竊其樂王逸云棘陳也賓列也言啓陳列宮商

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辨同容之序帝以贊嬪

贊莫侯切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一作墜與地同朱云作地

禹母產聖何鬴厥旅彼淫言亂囁聰職以不處

通切

判也旅當作脊脊骨也帝王世紀禹鬴剝母背而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河伯云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交

夷羿滔荒割夏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

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震瞞厥鱗集矢于皖

華板切字當從目大肆叫帝不目也羿射河伯左目

謾失位滋嫚有洛之媯

胡故切 馮桃利决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朱云馮音憑挾也桃音遙蜃甲也以飾弓决以象骨爲之以鈎弦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天猶不順之

誇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

舌喉而濫厥福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朱云浞食角切浞娶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吞滅也揆謀也何羿之射藝勇力而其喪交進吞謀之

寒護婦謀后羿卒戕荒弃于野俾奸民是滅舉土作

仇徒怙身孤左傳襄公四年夷羿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淫于內殺而烹之

阻窮西征巖何越馬化為黃熊巫何活馬王逸云阻險也

窮窘也越度也堯放鮫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化為黃熊豈巫所能活

鮫極羽巖化黃而淵左傳昭公七年堯殛于羽淵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

咸播秬黍莆藿是管藿一作藿王逸云禹平水土萬民皆得耕種於藿藿之地

子宜播種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不徹以

圖民以謹以都子一作予穉音雉勿稼也莞胡宮切

何由并投而鮫疾修盈王逸云疾病也修長也盈

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頌厥祀後世是郊左傳七年鯀為

夏郊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茀音弗疑當作霈王逸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

透蛇若蛇者透移相嬰何為乎此同堂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滅天式

從橫陽離爰死王逸云法式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縱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

亡大鳥何鳴夫馬喪厥體王逸云崔文子學仙於

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于僑之尸也文子覆之以敝筐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馬能亡于僑之身乎

王季怪駭蜺形茀裳文褫操戈文崔文子也猶情夫一本作衣

藥良終鳥號以游奮厥篚筐習漠莫謀習呼骨切形胡在

胡亡七三

卯文

二四卷

二二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王逸云萍翳雨師各言雨師號呼則雲興而雨下

幽陽潛爨陰蒸而雨萍憑以興厥號爰所

撰體協脅鹿何臠之

王逸云天撰十二神鹿八足兩頭

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列仙傳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

宅靈之丘掉馬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恬夷

出列子湯問篇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洪興祖云鼇負山若舟負物今釋水而陵反為人所負

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龍伯釣鼇天帝怒短

小其民窄側格切狹也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天而顛隕厥首

弔切澆之子王逸言澆往至其嫂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

澆嫪以力兄麀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嫪音勞又郎到切妬

戀也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始

王逸云女岐澆嫂也與澆淫佚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宥止少康友襲得女岐頭以為澆因斷之

既裳既舍宜咸隆厥首

一無既裳字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言湯欲變易夏衆使從已獨何以厚待之乎

湯奮突旅爰以樞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

癸桀名也樞委

羽切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王逸云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

事見左傳哀公元年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媿以大啓厥伐謂桀伐蒙山而

得妹喜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瞽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胤厥世惟蒸蒸

翼翼于媯之泖女尼據切媯居危切泖如筑切舜之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臺于璜箕克兆之朱云賢者預見萌芽之端紂作象箸而箕子歎果作玉臺十重

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王逸云言伏羲始作八卦修

惟德登帝師以首之

洪興祖云師一作帥登帝謂匹夫而有天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王逸云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

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象謀

殺舜

舜弟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

犬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鼻即有庫

象所封也

吳獲迄吉

古公直父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伯大

仲雍

嗟伯之仁遜季旅獄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綠鵠飾玉伊尹烹鵠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

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尹名何條放致罰而黎伏

大說

空桑鼎殷列子注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告

十里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

嬰兒空桑之中故命曰伊尹獻其君令庖人養之

諺美厥鵠惟軻知言矚焉以為不仁又音閑仁易愚

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楊雄方言秦晉

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流宋衛之間謂殺

切以夷于膚夫曷不謠

簡狄在臺學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簡狄侍于臺

生契

學狄禱禱契形乎胞胡乙殼之食而怪焉以嘉乙通

玄鳥也殼當作殼卵也

該秉李德厥父是臧朱云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詳

該德胤考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柳文元注云該謂

尊收王逸注誤按下文恒秉季德蓐收于西瓜虎手

既非人名子厚之言亦自相戾錢尸刑以司憲國語號公夢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錢

也天之刑神也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

牧正矜矜澆扈爰躋

躋蒲墨切王逸云有扈澆國名少康爲仍牧正豈子厚承逸之

誤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王逸云干求舞務協和懷來也言少康朱云舜懷有苗

階干以娛苗章而格不迫以死

夫胡狂厥賊切狂女久

乎魯曼膚何以肥之

王逸云紂爲無道天下乖離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

辛后駿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

膏于肌膏寶

被躬夢以旗之

駿五駭切辛紂也紂敗衣寶玉之衣赴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之

旗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言啓擊殺有扈

于牀

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斲

寓一作寓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大朴

也營得也班徧也

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唯罔民是見而不斲以瑞

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宋云湯出獵得大牛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徧施祿

惠於百姓

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孳情

王逸

闇微之道爲夷狄之行謂解居父聘吳過陳見婦人負子欲與之肆情婦人曰墓門雖無人棘上猶有鴉

解父狄淫遭懲以報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報刀板切

眩弟並淫也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

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奮一作肆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伊尹也而吉妃是

得水瀆之木得彼小子伊尹生空桑中夫何惡之媵有莘

之婦

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

悲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于母以蠓厥聖胡

葛切木中蠹虫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謂是說者是蠹亂厥聖詭說害正未有盡邑以墊而又有人譯此夢也

湯出重泉夫何臯尤朱云臯古罪字重泉地名所謂夏臺桀拘湯於此不

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挑徒了切王逸云湯不勝衆心而伐桀桀先挑之也

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辟姆亦切法也

師懸怒以割突挑而饑突桀也

會鼯爭盟鼯與朝同何踐吾期蒼鳥群飛蒼鳥鷹也孰使萃

之到擊紆紆朱云到作列叔旦不嘉周公也何親揆發足

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

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膠鬲比蔡甫行踐期

潘云比毗至切近也蔡疑當作

武王曰以甲子至會天雨武王晝夜行或請休捧盞

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頸紂黃鉞且

孰喜之朱云武王以黃鉞斬紂周公民父有釐嗟以

美之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圮之咸追

厥死爭祖器之翼鼓顛禦謹舞靡之

周少隱曰言周公何為始親揆度天命以告武王  
發而卒乃足成周之命令以殺商受且又咨嗟自  
歎耶夫湯放桀武王伐紂其事一也孔子之論韶  
武獨以武為未盡善而不及湯豈非湯嘗引過自  
咎以予有慚德且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則所以杜  
百世之亂者猶未忘也武王獨未有一言及此周  
公所以不嘉豈無其意哉周公之於紂則君也於  
武王則親也周公豈固徇愛親之私心而滅君臣

之大義哉為天下計也至於足周伐商之命而終  
於克商者乃以是耳原之言有及於此因疑以問  
之亦足以見其能明周公之心矣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

王逸云昭

王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沉之昭王南遊何以利於  
楚乎越裳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

水濱翫昭荆陷弒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梅若改切貪也環理天下夫何索

求

穆情祈招得洋以遊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給娛戴

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謠左昭十二年祭公作祈招詩  
止穆王之心又王母戴勝與

穆天子觴于瑤池之上為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道里修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答曰萬民



平均吾顧見汝

妖夫曳衽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朱云

絹切有二龍止於夏庭龍亡而褒在周厲王發而觀之滌流于庭處妾遇之而生女弃之時有謠曰麋狐箕服實亡周國後有賣是器於市者以為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弃文帝聲哀而收之遂奔褒後褒人入此女贖罪幽王惑而愛之

孺賦厥訛爰壓其孤幽禍攀以夸憚褒以漁淫嗜襄

殺讓尸謗屠孰鰥滌以徵而化龜是辜襄即蔑字

天命反側何罰何怙朱云反側言無常也

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或作公

音私

齊桓九會卒然身殺朱云九糾通用卒終也蓋桓公之會十有五

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即彌字讒諂是服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

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朱本作伴作詳音伴雷

開佞人

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僂寵諸本多無

字干異召死雷濟克后比干雷開文德邁以被文王芮鞮

順道醢梅奴箕忠成喪以醜厚

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烏何燠之何馮

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王逸云馮大挾

持也言后稷長持大強弓挾箭矢洪興祖云此與下文相屬言武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棄靈而功篤胡爽馬翼冰以炎盍崇長馬既岐既嶷

且庸將焉紂以啓武紹尚馬

伯昌號衰王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

國

伯鞭于西化江漢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

遷藏就岐何能依王逸云文王朱云言太王徙其寶藏來就岐下

踰梁橐囊羶仁蟻萃莊子徐無鬼篇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殷有惑婦何所譏王逸云謂妲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譏諫也

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妲己達切痛音敷又普吳切病也亟紀力切疾也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救朱云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帝帝乃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肉梅以頒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烏當作曷癸當作紂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文王也昌文王名

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岐且厥心瞭眠顯光奮力屠

國以髡醜厥商髡醜音陞寬目望屠牛文王問之呂望曰上屠屠牛下屠屠國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王逸云尸王也載文王木

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粟厥文考以粟為主而虔子以徂

徂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王逸云謂

申生

中諧不列恭君以雉胡曠訟饒賊而以變天地曠音引與

明同饒音腰又音饒人腹中虫喻驪姬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弃天又祐之天祐下民作之君師

初湯臣摯華伊尹名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摯之合相以欠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云吳闔廬

祖父壽夢也闔廬然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刺王僚代為吳王大有功勳壯大也嚴威也

光徵夢祖光闔廬名憾離以厲仿徨激覆而勇益德邁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彭祖名鏗獻雉羹於

堯

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中央共牧后何怒蚤蟻微命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自何固

相齧

蠅齧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群螫夫何足病蠅胡對切一云虺字

楚辭贊說曰王逸注無所據引不可信原意謂中央者中國也共牧者共九州之牧也若使中國共

卯

牧無所戰爭則君何怒而有討乎今蠶蟻微命而好爭其力甚固蓋蜂有毒而蟻好鬪故也以喻上失其政九州無牧諸侯戰爭不可禁止以譏當時之事耳或謂原因見楚之宗廟有岐首之蛇如今古祠中多畫毒蛇怪物之類者故因以諷焉不可知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王逸云昔者女子采薇菜

有所驚而走萃止也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

萃回偶冒鹿曷祐以女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元注云問云百兩蓋

謂車也王逸以為有兩金誤也朱云舊注以為秦公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未知是否

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晉語秦后子奔晉車

下乘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

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王逸

云屈原畫壁所問畧訖日暮欲去天雨雷電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朱云此下皆不可曉

咨於于野胡若之狠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

若所嗶嗶音伊忿毒意誰與醜齊徂秦啗厥詐讒登

狡庸拂以施甘恬禍凶亟錮夷悞不可化徒若罷音疲

勞也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吳光即何環穿自閭社丘陵

爰出子文一本作環閭穿社以及五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朱云子文事見論語他則不

可曉吾告堵敖以不長朱云堵敖者楚文王子成王兄也何試上

自予忠名彌彰

試章一本作譏予一本作與彰一本

闔綽厥武茲以侈頹於菟不可以作息焉庸歸

元注云問

云爰出子文哀今無此人但任子蘭也王逸云子文之母鄭公之女竊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

棄之有虎乳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銘穀於菟穀如口切於音烏菟音徒歎吾教之

闕以旅尸

元注云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教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

以此告之逸注以為堵敖不長楚賢人大謬

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本作食姑不失聖人胡往不道朱文公云屈原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同堂圖畫天地山川

神靈琦瑋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以澤憤懣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為功唐柳宗元

始欲質以義理為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佞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

###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 問答

#### 晉問

鼎元答嘗取此文附續楚詞其系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毋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吳子吳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

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

倚之倚舉倚切首陽起之首陽山名黃河迤之迤演爾切

大陸靡之大陸澤名或窺而高或呀而淵呀虛加切

景霍汾澮以經其孺晉語注景大也霍山在河東分澮水名分符分切澮古外切孺

而宣切在河邊也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



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撐由庚切表柱

也拒聲呀鬱怒聲五交切語不入呀許加

深若熊羆

之咆音包虎豹之嗥音豪

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攫厥縛切特也

當者失據燕狄喘怯若卵就壓壓或作抗

振振業業觀關

蹀戶蹀七慮切伺視也

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

緣紆徐衷延若飛戴之翔舞戴與儻同

泗水之容與

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

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

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去聲山名

運肘東指混潰后土音渾潰胡對切潰濁虞沸潰音俗又房吻

也切湧龜鼉詭怪于于汨汨騰倒蹶越汨音骨蹶音伏馬足疾貌委

泊涯浹音侯水涯呀呷欲納呀呼加切張口也呷迄甲切吸也欲呼合切大歎也摧

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

轟呼宏切撼戶敢切撼于嶼撼一本作頤音感嶼音曷崩

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滿浮洞踏者滿披朋切水激有聲

鳴踏音沓音逐盧二字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

所負音逐盧二字撞檣之所御撞傳江切檣音牆船桅也鱗川林

壑懸雲遁雨瞬自而下者瞬音舜榛榛云云百舍一

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

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左傳二十六備敗而已

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

見史記魏世家

皆晉人之藉也

皆一作此籍一作籍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

鹵音魯太原晉陽縣

崇谿之工

崇谿屬蔡州

火化

水淬

取內切前漢作淬

器備以充為棘為矛

棘即戟字

為鍛為鈞

鍛音殺長矛

為鏃為鏃

鏃音的鏃作木切並矢鋒

為為鏃

宣獻本無為鏃為三字鏃

音侯夫名

出大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

蕭蕭裊裊一作

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

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

日出寒液也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

白日規為小鑠雲破霄踞陸飛鳥踞都牒切又它協切弓人之

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音注周禮考工函人犀甲七屬音注服而持之南

乃使跟超掖夾之倫跟音根足腫夾音掖服而持之南

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

胃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

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此左傳傳公二十八年况徒以堅甲利刃

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屈求勿切又居勿切屈地生良馬土寒

氣勁崖坳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

號號號音號溶溶紘紘音紘或赤或黃

或玄或蒼或醇或駮駮音駮駮然而陰駮音駮炳然

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

乍躡躡音致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

不止群飲源槁迴食野赭音者赤色浴川感浪噴震播灑

噴音問切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

尚悅開合萬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然音蒲千里相角風驟霧集斷山決壑音燭耳搖層雲腹

掛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攬地跳梁堅骨蘭筋音相

經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交頸互齧鬪目相

馴聚漫更嘘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

齧下役切蟻雜螽集啾啾漶漶上立切旋走叢立其

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

牽以荀息穀梁信二年前御以王良左哀二年前

上也即超以范鞅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范鞅

上音鸞下其廉切人姓名左傳成十六年以佃以戎獸

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

曰冀之北上馬之所生是不一姓左傳昭公四年請

置此而新其說晉司馬侯云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液不行潘昌枕切說文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

求諸巖崖之欹傾澗壑之紆縈凌巘岈之杪顛嶺祖切

岈五官切山銳貌抄音漱泉源之淦澄淦古南切滄

根絞怪石不主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

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遠巒梯填層谿梯音肺

也丁丁登登丁中切礧礧稜稜礧呂切若兵車之乘凌其

響之所應則潰潰瀟瀟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

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捎殺摧崒塊札作

沒昨律二切山峻貌塊烏震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

周而天柱折鷗鶴鶩鷁音昆淮號鳴飛翔驅豕虎兕

奔觸警慄伏無所入遜無所脫然後斷度

收羅音頌是摧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

而流焉盪突肆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

三齊畧記秦始皇驅石下抵曲鱗感匯流雷解匯音

流前者汨越後者追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

摺質涉切敗也摺落合切摧也粹首軒尾頰入重淵頰胡動切不知

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滄既平彌望悠

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岵峰崒穿雲蔽

日渙然自澆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土

之指顧叢臺阿房叢臺在邯鄲城中連聚非一趙武靈王建房音旁始皇造長樂

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漢官殿皆是之自出若是

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

患無入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

已有先生之所陳四鬼之下也且虎祁既成諸侯叛

之虎音斯一本作備左傳昭公十三年晉成虎祈之官諸侯皆有一心注虎祈地名在絳縣之西地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一有羅津涯千里雷馳

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左傳隱公五年矢魚于棠注矢陳也

太吾斷流修網巨山畢留麗皇畢都教切留力九切麗皇音鹿獨四物皆

是魚織紉其間巨舟軒昂仡仡還環水師更呼聲裂

商顏商山之類見前漢志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坑坑戶郎切

拔鯨鱗音戮白鼉逐毒螭陀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

掬縮推移梁會網感騰天彌圍掉擗擁踴以登夫歷

山之聖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

神振拔漣淪漣音連水成文也淪音倫小波擗音文出怪鱗騰飛濤

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

繳音灼踏一本作踏莫不脫角裂翼呀嚇訕呀虛加切張口嚇音赫口拒人布列

離俎風雲失勢渾散遠去若夫魃鱧鮪鯉鯁鱧魴鱣

之瑣屑度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且養之水府  
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飲腥膏烏鹵聞膾炙之美  
則掩鼻蹙頰賤其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  
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  
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荷於宜切縣名有鹽也屬河中晉寶之大也人之

顛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

見溝塹畦畹之交錯輪囷壘神陵切若稼若圃敞兮

勻勻渙兮鱗鱗遷瀾紛屬遷力紙切瀾音瀾屬音屬不知其根俄

然决源醜流醜山宜切又所綺切交灌互澍注樹二音若枝若股委

屈延布屈一作曲脉寫膏浸漶濕滑汨漶卽或切滑戶八切汨音骨又越筆

彌高掩庫漫龍冒塊漫平聲决决没没遠近混會抵

值堤防溲瀛沛滅溲伊盈切滅火活切水聲偃然成淵漭然成川

陰漉甘鹵密起鹵鹹水孕靈富媪媪烏皓切老女稱前禮樂志后土富媪

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燦甲遙切詭火飛也迴眸一瞬

積雪百里晶晶慕慕晶胡了胡灼二切明也慕音密一作慕慕奮債離析

積方問債方問切僵也鍛圭椎壁鍛丁貫切推音也言鹽之狀眩轉的皦乍似隕

星及地明滅相射射食亦切冰裂電碎龍從增益龍格

孔切從紅子孔切從紅子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坻音

孔切從紅子孔切從紅子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坻音

清也也者如正日晶熠煜音精熠羊螢駭電走亘步

盈軍方尺數斗於是哀歛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

圃之巍巍皦乎湫乎狂山大白之淋漓皦古了切白也湫弋沼切

大水貌大白山名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

馬之運羸與驥同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

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

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

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山左傳成公十年豈謂

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

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

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

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拈齊宋曹衛解裂

魯鄭震怒定周于温奉冊受錫夾輔糾逖逖物力切左傳僖公

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糾逖王患注以爲侯伯齊盟踐

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

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

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

春秋之事謂朝聘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

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筵八尺几三尺周禮冬官

云室中度以几堂上

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

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

犧象皆犒勞贈賄勞即到切賞功率禮無失六卿理

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丁寧車埒萬乘埒音

劣作也卒半天下鼓之則震左傳昭公十

乘去聲則旃諸侯畏之注軍將戰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

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

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

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

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

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樓音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

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更音庚三河河東河

禹都夏縣皆在河東伏而平陽堯之所理也平陽今

義神農都陳郡在河南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型音形美器以瓦為之韓子

云堯彩椽不刮茅茨不剪啜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

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

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於音

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

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

人至于今，惟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  
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茂有加矣。此  
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  
而進善，其道不闕。分扶同切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  
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  
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  
興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易並以舉  
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故再拜受賜。

公晉人實以堯之故都為重，故設武陵之問而  
悉以晉之各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固  
二曰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  
強可恃。四曰晉之北山其材可取。五曰晉之河

魚可為偉觀。六曰晉之鹽寶可以利民。七又先  
言文公霸業之盛而後以堯之遺風終焉。其為  
文可謂工矣。是元咎嘗取此文附續楚辭，其系  
有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渾毋反。晉問亦  
七。蓋劾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  
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鮮音羞與為  
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謗增益。身居下  
流，為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適遇。揖目  
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  
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豐足天庭，魁壘恢張。

魁口賄切壘音磊一作群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

聲出入翕忽擁門填局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

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

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僚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

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憊

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入

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居儲然而活

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

責吾繆囚也縲倫追切黑索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

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

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

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

息挺而行躡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

知顛踣蒲此切愚蠢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

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

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閔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

俱往而僕乃寒淺窄僻跳浮嘍喏嘍集韻胡陌切大

也唐韵嘍喏大喚也喏子夜切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趨

趨批振而追其跡趨于容切趨千餘切行不舉其理

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剖普切劈析是非劈匹切校度

古今而僕乃絨鉗塞默絨五咸切 鉗其無切耗耗室惑耗音胃 目必睛

扶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左傳昭公十三年恤 恤乎逝乎攸乎注攸

懸危貌恤 憂患也卒自既賊既即 禍字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

其則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

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撒苴撒匹茂切 字正作擎離疏空虛竊聽

道塗顛富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

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噓一 作翁轆轤三

光轆轤音交葛長 遠貌一日雜亂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

漶溢培薄口切或作培塿 氏魯襄公二十四年云部婁無松栢字不從土

毫聯縷緝塵出塊入塊於 朗切固不足以攄摛踴躍而涉

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累

以罪惡纏以羈繫上居宜切 下涉立切容從而擠之擠牋西子 計二切排

也亦忍乎且失白義綠耳之得康莊也義馬名列 子云周穆

王駕八駿之乘右綠耳左白義又 爾雅道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逐奔星先飄風而

跛驢不出泥滓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國語有元間 大呂注在陽

律之 間邪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嗚嗚秦聲咬五巧 切哇於加鳥瓜二

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西子西施也 毛嬙越王嬖

皦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無鹽 齊女蛟龍之騰

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蛭音 質水

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摩



眇連蹇

眇目果切細也連盧蹇切

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

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

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

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

愚者休兮躑躅蓬藿躑音仙藿徒也樂吾囚兮文墨之

彬彬一作申申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

笑而去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

聚鷺老壯齒鷺音黎黑黃色十有一人謾足以進謾山六切起也列

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

馬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覽浮圖於

益切不能行中廡病顛之駒音拘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

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勅戒始學者與

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覽浮圖有師道少而病廢日

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扶服與副同未嘗及入不

匿愧恚殊甚及一作則一無殊字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

始學者與女釋者佺佺無所師佺丑良切佺佺無見貌又音根獨立也

遂相與出覽浮圖以為師盥濯之盥古緩古玩二切澡也扶持

之壯者執與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休惕疾

視引且翼之覺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人生云日饋

飲食時獻巾悅始銳切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

病穎之駒穎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厯無異技磔然

大耳磔苦東戶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

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

屏棄群駒毋以派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穎

駒大而不厯可秣飾焉他馬巴彘痺校契蒲無可當

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廐下薦之席縻之

絲浴剔蚤鬚剔他歷切蚤與爪同謂刮惡除洩莖以

雕胡莖音剉新芻秣以香蕒音其錯貝鱗縶錯千落

囊馬也雕胡菰草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綵儒佳切或膏其

鬣或劑其脰劑音磨脰祝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

履石立之水涯音幢旗前羅幢傳江切旌旗屬杠蓋

後隨杜音江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音震奮

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

矣叟將何以教我冀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

足軼疾風軼徒結切車相鼻知臙香腹溢儒書口盈

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璧

足延穎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

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卯角羈貫卯古患切束髮排厠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覺足延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論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曷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蔬飲食既壞脹魯果切在木日果在地曰落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癭痔癭音陽癭音滿痔丈里切 蟲生之木朽而蠹中蠹音烏木中虫說文後病也非螿毒音歌者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

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  
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  
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  
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窆音  
而又穴為偃洩偃一作堰溷也洩音菟溺也築為牆垣城郭臺榭  
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禾以燔燔音煩革金以鎔  
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  
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  
所為乎吾意有能殲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  
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

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  
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  
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  
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  
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  
寒而暑者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  
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  
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  
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  
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

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  
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菰癰痔草木耶

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岐之意惟沈頰能  
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則  
有功蓋有激而云柳子因而為之說謂天地元  
氣陰陽不能賞功而罰惡要其歸欲以仁義自  
信其說當矣然曰天地不能賞罰善惡者何自  
而勸沮乎韓文公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  
正為柳子設也劉禹錫云子厚作天說以折退  
之之言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  
極其辯然公繼與禹錫書云凡子之論乃吾天  
說注疏耳

### 天論三篇

####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

公範惟天陰陽下民  
註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俸窮阨而呼必可聞  
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  
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靈震於  
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跣躡焉而  
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  
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  
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  
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  
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  
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

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  
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  
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  
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擊斂  
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窳堅款液礦剛鉉義  
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  
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  
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  
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  
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

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  
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  
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  
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  
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  
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  
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  
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  
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  
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

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  
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  
則其人曰天何預入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  
人曰道竟何爲邪任入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  
駁焉今以一已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  
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  
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  
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然不歸乎天  
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  
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  
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莽蒼  
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  
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郭求陰  
于華榭飽于餼宰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  
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  
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  
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  
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

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  
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  
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  
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  
知操舟乎夫舟行乎維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  
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沂洄不  
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  
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  
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  
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

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陸危而僅存亦  
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  
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  
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  
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  
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取彼勢之附乎物  
而主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  
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  
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  
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



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  
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  
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  
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  
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  
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  
之尤者也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  
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  
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  
用也恒資乎有亦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

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  
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  
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  
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  
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狴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  
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  
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  
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  
邪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  
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  
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  
由入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  
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  
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  
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  
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  
氣而生群分彙從植類曰生動類曰蠢倮蟲之長  
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

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日  
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  
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  
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  
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鵲說

鵲胡骨切

有鸞曰鵲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  
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白之夕是  
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  
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跂丘弭去智  
二切浮圖之

最塔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去焉苟東  
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  
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翻武粉切口邊是固無號位  
爵祿之欲里問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穀古候切鳥子  
須哺日穀能自食日雛而知攫食决裂之事爾食字一本不為  
其他凡食類之饑唯且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  
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  
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  
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日以煦煦  
而默遇切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

象公古大鼠查伏夜  
驚尤於寢廟畏人驚

白者暴之徒今失梟鶴晦於晝而神於夜梟堅竟切  
音休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  
夫鶻其立趨然趨音其動若然若呼其視的然其鳴  
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  
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  
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祀朝日說 一本上有祀字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  
日而已朝音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  
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今

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  
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  
見並去聲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兩無正詩左氏傳曰  
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左傳成公十二年都至云禮記曰日入而夕  
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鄉飲酒義晉侯將殺豎襄叔向  
夕向上聲豎內豎襄各也出國晉語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乾谿地名出左傳昭公十二年齊之亂子我夕史記齊簡公四年趙文子龍其  
椽張老夕龔盧紅切出國語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茁尺滑切出國語  
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出漢官儀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國魯語云又曰

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前賈誼傳若是其類足矣一本無其類字又  
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  
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  
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腕癩  
癘色止也孿聞綠切腕音宛又於遠切曲脚足疾癩音漏頭腫也一日久創癘音厲疫也去死  
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  
捕之者當其租入當去聲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  
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

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  
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  
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  
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  
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  
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匍觸風雨犯寒暑呼  
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籍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  
十無一馬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馬與吾居  
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馬非死而徙爾而吾以

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呼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  
謹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  
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食音時而獻焉退  
而其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一馬  
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且且有是哉今雖  
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  
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記檀弓泰山側有婦人哭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士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吾  
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  
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禮說

禮音乍祭名也禮記作禮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  
 合有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  
 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  
 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  
 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記郊特性篇句若是古矣繼而歎曰  
 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  
 也是其誕漫傲悅誕音但徒旦切漫但官切又莫半切傲齒兩切悅許往切冥冥  
 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本無字必有道而  
 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傲悅冥冥焉不

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  
 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皆大矣或曰若子之言  
 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  
 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  
 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眚乎昏  
 貪乎罷弱乎眚莫報切罷音波非神為之耶故其罰在入今  
 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  
 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  
 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劉  
 宋均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

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  
莊子秋水篇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  
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  
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  
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  
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  
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

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  
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  
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  
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  
以爲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入之氣而明復之難耳  
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一本桴字上無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  
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  
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  
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遊世者得吾言

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子也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馬指馬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祿也

切周禮考工記行澤欲山而侷 考工記行山欲侷上注注削薄其踐地者 注侷謂上下等

而輕下而軒且曳輕音致俯也軒仰也六月詩注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祥

而曠左記曲禮句注葵車上為櫓釋文云兵車高如巢輶而長轂以戟周禮輶車以

長轂戎車也輶焉而以望輶當作輶左成十六年注輶車

以望輶安以愛老曲禮大夫七輶以蔽內輶音箇載水

輶垂綏而以暎禮武車綏旌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

以陳于庭周禮中車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

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

之者輪恒中者軸搗而固者蚤搗音局戰持也蚤音

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輶却暑與雨者

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



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  
辭冲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  
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  
以剛健若蚤引馬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  
蓋下以成乎禮若載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  
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  
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  
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  
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  
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

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  
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  
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  
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紋之裏緞  
侯切又側鳩切帛青赤色首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  
焉奇女頰爾怒曰不可頰音名切又並音切歛容也吾故居鈞天  
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崑崙而不即者  
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

中非若儷也儷郎計切偶也若汝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脩音首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譎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答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教怒衝涌教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敷記為林木喟嘆為宮室或喟

作嶋若島丘葛二切嶠魚列于葛二切山高貌

誰其搏而斲之者風出洞窟

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袞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音霧又莫候矜切目不明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

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罷說

鹿畏貍勅俱切貍畏虎虎畏罷罷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鬻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貍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貍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罷虎亦亡去罷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猝搏挽裂而食之猝昨沒切今夫不

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罷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作來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並出帝王世紀孔子如俱頭俱音欺方相也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

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也說下推是而

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

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

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

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

騮白義山子之類義一作犧列子云周穆王駕八駿

騮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服驂騮而左綠耳右騄赤若果有之是亦馬

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

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

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

牛若蛇若俱頭之問一作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

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